

谈『异曲同工』



一连数日在看“抒情的森林”炫技，找到一串“异曲同工”。嘴贱，说几句。先要向“抒情的森林”致敬！他的工作令文学界受益，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更有规则、有原创力。对所有写作者是个提醒。作者、编辑、期刊、出版社理应由衷感谢他。

在讨论和争辩的过程中，不要相互谩骂。最要紧的是热爱生命，所有事情都能说清楚，万不可以命相搏。人家那么辛苦，被批评的作者和出版单位要有态度，宽泛一点，不响也是态度之一种吧，算是“愧领”。态度的另一端，按一直以来的优秀传承，老师、学校和出版者应分担责任，热忱保护学生和作者，否则愧为人师。批评错误跟奋力保护并不矛盾，有时批评也是保护。

因丁颜的一再回应，我读了她的回应和一些小说，读了他人的评论。她的回应是慌乱的、急就章的，矛盾的，但许多地方也是真诚的。丁颜的小说非常难得，有大气象、有深度。建议关心文学的人去找来读读。先前对她的许多称赞是有眼光的，《花城》等杂志以及出版社发表出版这样的作品，支持这样的作者令人钦佩。

当然，她和其他作者的那些“异曲同工”段落非常不好，被指出，被指责是咎由自取。要坚持原创。对一个可以自己写得漂亮的作者，我也没看出抄那些文字有什么必要。

这事情怎么结束，我不多嘴了。如果借此事件有共识、有行规，那是文学界的幸事。



午后（中国画）陈亮宇

词二首

高 昌



鹧鸪天·全国助残日感赋

爱自殷殷梦自圆，偶时略缺莫言残。心头赖有光明帚，杖下能开磊落山。双飞翼，九重天，某些风雨在人间。拨开云雾见明月，敢向层霄刮目看。

望海潮·荣乌新线印象

雄安新郡，荣乌新线，神州喜贯新虹。烟水碧融，苍原彩染，忽如一夜东风。山海有交通。古今共慷慨，遍数豪雄。以慧开新，以心铸梦、有天工。 牵来磅礴青龙。列蕨蕤白杏，矫健油松。棠叶拂云，桐枝拍雨，接天郁郁葱葱。吟赏自情钟。便纵生花笔，难绘形容。起看车轮滚滚，一路掌声中。

因着担任《小兵张嘎》的责任编辑，我与那个机灵的小兵张嘎，还有他的“文学父亲”徐光耀老先生，结下了一段难忘的缘分。徐老十三岁就扛起了枪，在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长。今年老人家整整一百岁了。想起他，我的心头就会泛起阵阵温暖的涟漪。

记得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天，经石家庄小兵张嘎博物馆馆长殷杰先生的引荐，我踏上了前往白洋淀嘎子村的旅程。快艇在安新镇宋庄码头等候，嘎子村的村主任周双全先生在此接我上船。

快艇劈开碧绿的淀面，沿着不宽的航道飞速行驶。浪花飞溅之间，两旁的芦苇也纷纷晃动着硕长的身子，窸窸窣窣地向后边退去。船尾留下一条银亮的痕迹，跳跃着丝滑的阳光斑点。

嘎子村静静卧在水中央的一座岛上。跟着周主任上岸，先参观了雁翎队纪念馆，然后走过由一个个小荷塘掩映着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踏上一座小木桥，小木桥的尽头是一座朴素的木质牌坊，牌坊上面是徐光耀先生题写的“嘎子村”三个隶书大字，墨色里沉淀着岁月的厚重与苍劲。

走过牌坊，远远看到一丛翠绿的竹子旁，站着小兵张嘎的汉白玉雕像——那包着头巾的少年高举着右臂，仿佛在热情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别是“那月牙儿似的一对小眼里，两道挺逗人的光芒闪跳着”，活脱脱是从书页间走出来的似的，仿佛下一秒就会蹦下基座，拉着咱去摸鲤鱼、掏鸟窝。

村里的青砖灰瓦房错落有致，很有北方情调。周主任带我向左拐，走进“孙犁致徐光耀手书陈列室”，里面有两位前辈来往的许多信件和照片。出来继续往前走不远，接着向右折进“徐光耀文学馆”——墙上挂满徐光耀先生各时期的照片，靠墙的玻璃展柜中则静静陈列着各种版本的、不同语种的《小兵张嘎》，像一群穿着各国服饰的小嘎子列阵接受检阅。其中有两种是我经手

都说长江菜鲜。那么，在这个“鲜”中，是“鱼”第一呢，还是“羊”第一呢？

如果让到过靖江的吃货投票，我估计答案是鱼。靖江可供烹饪的鱼实在是太多了，有经验的渔民能认出100多种……

在靖江，一种鱼起码有5种以上的烹制方法，那么，应该就有500多种有关靖江鱼的菜。每天吃1道，不同花样的可以吃上一年多。

一整年的鱼鲜，想想都流口水的。

比如，一边吃鱼，一边诵读《诗经·小雅》的《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衍……”

只可惜靖江建置的历史太短了，否则的话，“嘉鱼”这个名字是谁也抢不走的。湖北咸宁的“嘉鱼”，也在长江这边，原来叫沙阳堡，后来说这个名字不好听，就在公元953年把“沙阳堡”改成“嘉鱼”了。可从美食意义上说，靖江才有货真价实的“嘉鱼”！

我第一次知道靖江“嘉鱼”在外面的影响，是2004年春天。

那是个杨絮乱飞的星期天，我和上海作家张旻一起从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乘车去北京王府井买书，恰巧遇见评论家王干先生。王干先生带我们去附近的杭州会馆吃饭，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道菜是西湖莼菜汤，有一道菜是西湖醋鱼。我和张旻都觉得菜不错，可王干先生却说，两道菜都不怎么地道。接着他又说，要吃鱼，还是要到靖江，我跟王蒙先生也说过，靖江可是全中国吃鱼最好的地方。

王干先生可是常吃大作家兼美食家汪曾祺做的菜，还是兴化这个鱼米之乡出来的，偏偏他赞美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嘉鱼初见

鹿余亮

是靖江鱼。

我问他，最好吃的应该是河豚吧。

他露出了习惯性的笑容，说是，刀鱼，刀鱼鲜！

这个说法，同样得到了一位靖江名厨的证实。我让他追溯自己热爱美食的源头，他几乎和蔡澜先生一样，美食的源头也是母亲的厨艺。蔡先生的味蕾天堂是当初由蔡母的一枚水煮鸡蛋打开的。而他的味蕾天堂是由他妈妈的红烧刀鱼打开的——

“我站在灶后烧火，妈妈炸葱姜，然后加上酱油，先烧开……因为当时没有抽油烟机，屋子里全是酱油的香和醉人的油香气，再加上刀鱼的鲜香，我常常有醉了的感觉……”

他还说到了一个奇怪的习惯，这

习惯同样源自他的母亲。因为妈妈怕他和他弟弟刺着，总是先把刀鱼的头和三角刺吃掉。他当时就自私地认为，刀鱼的头和三角刺肯定是最好吃的部分。

谁能想到，一个还没有品尝就在红烧刀鱼的气味中微醺的少年，后来就走上厨师这条路了呢？

他的河豚菜其实也烧得相当好，但他还是固执地把刀鱼排在了第一。而且，他依旧固执地只吃没有一点肉的刀鱼头和三角刺！

难怪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

“初见”里，有“初恋”的美好，也有“初乳”的丰饶。在“长江三鲜”中，最早来到就是“刀鱼”，就这样和被秋天的荒芜和冬天的枯燥折磨了大半年的人们“初见”了。

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埭前屋后的燕竹笋，正好赶得巧，可是做刀鱼最好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访谈

的版本，最珍贵的是年过九旬的徐老亲手誊写的手抄珍藏版，一笔一画，字字深情，令人非常感动。

从文学馆出来，穿过开阔的小广场，在嘎子供销社稍稍歇脚。一边喝茶，一边听村里老人讲述荷叶下的埋伏、芦苇荡里的枪声。这些故事在徐老笔下，早已化作了鲜活的精神标识。

说说笑笑间到了晌午，主人留我在嘎子饭店享用地道的渔家饭。粗瓷碗里盛着金黄的杂粮饼子，配着炒得喷香的土鸡蛋、腌得恰到好处野鸭蛋、烹炸后红彤彤的小河虾，还有裹着荷叶的鸡、清香的米饭。当年的嘎子想必也尝过这可口滋味吧，只不过如今更多了几分太平年景的丰足与祥和。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算起来，那个十三岁参军的小嘎子，若还在世也该和徐老一样，是个百岁老人了。但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那个包着白头

的材料。

每一年都是“初见”。每一年都是“初恋”。

也许就是这样的原因，苏东坡这个吃货才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诗》中满嘴口水地写道：“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鳜鱼肥。”

这里的鳜鱼，就是长江刀鱼。

苏东坡肯定站到江边收过刚出水的刀鱼，不然，他怎么会说：“恁看修网出银刀。”

银光闪闪的刀鱼，可是一个衣着鲜亮，如刀似剑的尤物。它被捕捉的时候，从来不逃跑。据说是对自己鳞片的爱护。我常想，刀鱼更像一个少年成名的文学先锋人物，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马原、残雪、莫言、余华、苏童、孙甘露……无论当初读《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或者《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还有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或者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他们的文字，真正如“刀鱼鲜”，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春天”。

就在那个春天，文学先锋用最新鲜的感觉一下子击溃了所有僵化的“文学味蕾”！

在那个春天里，有刀鱼之淋漓尽致！

有人认为，人生的悲哀是美人迟暮。而美食家的悲哀就是刀鱼的老去。刀鱼的美味总是过时不候，清明一过，就叫作“老刀”了……

所以，最好的岁月不如青春，比如海子，他就是天才的刀鱼，是永远的25岁，永远的3月26日。与之相反的是，《泰坦尼克号》中的莱昂纳多，就这么变成了《革命之路》中的邋遢而臃肿的大叔。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到刀鱼身上，食刀鱼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刀鱼的刺也硬了。

但真正的先锋是一往无前的，比如刀鱼，它的决绝，它的坚定，它的钟情，它的鲜美，永远在初春，等待我们的“初见”。

雨没着没躁地下个不停，空气湿漉漉的，为初夏的武功山增添了几许清冷之意。

这不是一个适合登山的好天气。一件薄薄的雨衣裹在身上，像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我放弃了雨伞，所有人都告诫我，山上的风不是一般的地大，尤其是主峰金顶。甚至有人打趣说，如我这般轻盈的身材，被大风吹走也不是不可能。

我偏不信这个邪，来了，就要与金顶一会。何况，若能体验一次被风吹起来的感觉，不知该有多妙呢。许多人手执登山杖，毕竟，1900多米的海拔、4567级的台阶，于普通人而言着实难于上青天。我没有接受活动主办方递过来的那根木棍，自小与山为邻，我有我的倔强。

从索道出来，云雾便弥漫了整座大山。隐约能看到近处的高山杜鹃，以淡淡的粉红区别于山间无边无际的绿。穿过一丛松树林，艰难的跋涉之路开始了。台阶，无休止的台阶，牵引着我们向上的脚步。大约200级台阶之后，几个动如脱兔、又蹦又跳的人都躬下了身子，调整为保持体力的姿势。我知道，笑到最后的，定然不是一开始就大肆张扬的。

翻过第一个山头，一座凉亭成为登山者去留的分水岭。许多人坐下来歇息，再没有往上走的念头。此时的路程，还不到1000级台阶。全身渐渐发热，像是血液在毛细血管里燃烧，原本穿在身上的厚衣服成为累赘，我干脆脱下外套，一把系在腰间。取出保温杯，喝上几口热水，扭身又钻进了云雾中。

劝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别往上走了，时间来不及，再过一个半小时，下山的索道就停止运行。”时间是多么铁面无私的裁判啊，它一向催促着我们前行，今天却扮演了阻止的角色。没有人相信我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回原地，但我想试试。一个人，在雨雾中倔强地走啊，走啊，朝着那个不可预知的峰顶。它长什么样，我全然不知。我只知道，高山生来就是等待着被征服的。

树木逐渐不见了踪影，余下的全是高山草甸。许是季候未到，青草长得并不茂盛，在湿气浓重的云雾间显得楚楚可怜。同行者大多偃旗息鼓，落在了身后。我的行走越发显得孤单，看不见前面的人影与后面的

来者，只是双脚交替，机械地挪动着步子，迈过一级又一级台阶。我听过许多关于武功山金顶的传说，无外乎难，无外乎险，无外乎阻挡了大多数人一探究竟的欲望，而我岂能做那个打退堂鼓的人？

征服，征服。除了征服，此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词更能激发我的斗志。至于想象中的美景，倒在其次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身边多了一位同行者。显然，他迈出的步子比我更大，前进的速度也比我要快。我下决心追赶上他的脚步，走着走着，我们成了并排同行的两个人。许是他也需要一个参照，迁就了我的节奏。我怀揣着感激，调匀了呼吸，这样一份默契藏在心里，谁也没有说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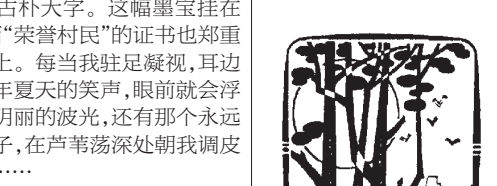
1500步，2000步，2500步，3000步……一路的标识提示着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这些年，我都在攀登中度过，身后是许多停下了脚步的人。别人只注意我登上高处的风光，个中艰辛唯有自己能深切体会。我侧过头瞥了一眼身边的同行者，我的脸上刻着一种不可撼动的坚毅。不知道他眼中的我，是否同样如此。

越往上行，我们遇到的人越少。风愈来愈大，我很庆幸，狂乱的风并没有撼动我不足百斤的体重。我的雨衣敞开了前襟，细密的雨水打在脸上、胸口上，此时的寒意早已变成凉爽，抚慰着周身的疲惫。就这样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千难万难的金顶。腿脚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只有意识依然清醒而坚定。站在高处，并没有望见想象中的光芒万丈。但我们都知

道，此刻的自我，俨然是那道最耀眼的光。

时间催促着我像风一样冲下山去，脚步如同飘起来一般轻快。走到索道入口，我掏出手机，距离结束还有整整半小时。微信里闪过一个红点，翻开，是工作人员一小时前发来的消息：“朝颜老师，你估计登不到顶，差不多可以下了。”

云雾早已散开，余一个人的笑意弥漫山间。



1981年夏天，高考失利，父亲却给予了受益一生的财富。

那年夏天 责编:殷健灵



夜光杯